

故乡的冬至

■ 苏良进

傍晚时分，斜阳的余晖洒在宽大的玻璃窗上，天色暗淡下来。我望着日历上那个红圈，冬至，这个一年中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日子，穿过千里风霜，抵达了这座城市的格子间。

在一年中最长的夜里，所有的思念与孤独，都浓缩成几句心头最简短的诗。我站在高楼的落地窗前，看着城市的霓虹在雨雾中闪烁，突然想起老家那条结冰的小河。

记忆里的冬至，天总是亮得很晚，暗得很早。清晨推开木门，呵出的白气能在冷空气中凝成短暂的云，河面上结着一层薄冰，阳光照上去，像撒了一把碎钻，却暖不透那层晶莹的寒凉。我总爱蹲在河边看冰面下的水草，它们被冻得纹丝不动，却又透着一股倔强的绿，仿佛在积蓄着春天的力气。

小河两岸是无垠的田野。冬至前后的田野最是坦诚，褪去了所有华服，只留下黝黑的土地和零星的麦茬。我和小伙伴们会沿着田埂追逐打闹，鞋底沾满湿冷的泥土，却一点儿也不觉得冷。有时会看到野兔从麦田里蹿出来，箭一般掠过冻土，惊起几只麻雀。远处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在铅灰色的天空中慢慢散开，那是母亲开始准备冬至的饺子了。田埂边的枯草上结着白霜，摸上去像撒了一层细盐，我们会比赛谁能找到最长的冰挂，然后小心翼翼地掰下来，当成宝剑挥舞，直到手指冻得通红，才肯揣进棉袄袖子里取暖。

母亲的饺子是冬至最温暖的注脚。她总是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把白菜洗得干干净净，在案板上剁得咚咚响，声音能传到隔壁院子。父亲会坐在灶门前添柴，火光把他

的脸映得忽明忽暗。我最爱趴在桌边看母亲包饺子，她的手指灵活得像跳舞，取一小团面团，在掌心搓成圆球，再用擀面杖擀成圆圆的皮，放上馅料，双手一捏，一个元宝似的饺子就躺在盖帘上了。母亲包的饺子总是大小均匀，边角捏得整整齐齐，像是艺术品。她会在饺子里包上几枚硬币，谁吃到了就预示着来年有好运气。我和妹妹总是抢着吃，吃到硬币时的惊喜尖叫，能把屋顶的灰尘都震落下来。饺子下锅时，厨房里弥漫着蒸汽和香气，玻璃窗蒙上一层水雾，用手指划开，能看到外面飘起的细碎雪花。那时的饺子，是团圆的味道，是温暖的味道，是再也回不去的童年的味道。

如今身在异乡，冬至的仪式感早已简化。偶尔会自己煮一碗速冻饺子，却总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

窗外的车水马龙替代了田野的空旷，城市的霓虹掩盖了星空的璀璨，再也没有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没有父亲在灶前添柴的温暖，没有小伙伴们在田埂上追逐的欢笑声。但每当冬至来临，那些记忆就会像潮水般涌来，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有些思念早已刻进了生命的年轮，在每一个寒冷的冬夜，都会发出温暖的光芒。在这个最长的夜里，所有的思念都化作了诗行，虽然简短，却字字滚烫。

故乡，就是无论走多远，都永远牵挂的地方；冬至，就是让我们在寒冷中，更加懂得温暖的可贵。我将带着这份思念入眠，梦里一定又回到了那个飘着雪的村庄。城市的灯光依旧璀璨，但我的心，却因为这些简短的思念之诗，变得无比温暖。

落叶的眷恋(外一首)

■ 李昌林

霜降走完了秋天
风把最后一缕阳光
埋进我渐黄的脉络
才懂得，在枝头的日子
早被岁月摇晃得斑驳灿烂
曾托过晨露看飞雁
曾裹过暮色听秋声
暴雨打弯过叶柄的疼
如今都成了
舍不得抠掉的疤
不怪雨催得急
早把根的叮嘱
编进每一道脉络
把阳光开的花
插在春天走来的路上
不怪风的剪刀快
当大地张开怀抱
我就蜷起身子
侧身穿过时间的缝隙
走是要走了
得把乡音叠好
让它熟成明年的新绿
再碰一碰，栖过的枝丫
再吻一吻，伴过的草叶
贴着树根慢慢躺下
等春风再次点我的名字
重新回到春暖花开

秋熟了

风把夜吹得更薄
稻穗挂着一颗颗珍珠
静静地怀着秋天的孩子
荷花在练习起飞
桂树开始低声说话
香气里的重量
压低所有果树的肥腰
风，轻轻翻过山脊
把昨夜的月光
偷偷藏进玉米穗的长发里
只等中秋，做成月饼的馅
田野在薄雾里醒来
稻穗低垂着头
像在默念一首唐诗
韵律填满秋天的粮仓
我伸手
想要掏出最美的一阙
却碰到秋风的剪刀
收割了，一年的收成

冬柳

■ 王耀

河岸的垂柳已褪去秋装，在十一月的薄雾中，将金黄的叶影，轻轻铺在渐瘦的水面上。

记得夏日我们曾在此停留，柳丝如帘幕轻摇，如今只剩下北风，翻阅着时光的空寂。

当风拂过林梢，万千枝条便扬起，洒落一片片往事，在初冬的空气里盘旋。

暮色来得匆忙，最后的叶影掠过肩头，飘向流水的方向。

我站在季节的渡口，听见冬天轻盈的脚步，正从岁月的彼岸，涉水而来。

那棵老槐树

■ 杨文力

闲下来想故乡，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总是三合村口那棵老槐树。它就立在路边，等着我们这些游子回家。

还没真正走进村子，就看见了老槐树的影子——不是细弱的枝丫，是铺天盖地的绿，像把整个村子都拢在怀里。据村里的老人讲，这棵树是北宋时期的，一千年了，黄土地把它喂得结实。它的树皮早裂成了深沟，摸上去糙得硌手，像是老人手上暴起的筋，每一道都藏着日子。枝丫往天上伸，歪歪扭扭的，却透着股劲，像要够着云。叶子密得很，阳光漏下来，在地上织出星星点点的斑，风一吹，那些斑就跟着晃，晃得人心里也软。

打我记事起，老槐树下就是村里最热闹的地儿。傍晚时分，炊烟从各家烟囱冒出来，混着饭香飘过

来，乡亲们就端着粗瓷碗往这儿聚。女人们坐在树根上，手里纳着鞋底，线穿过布的声音细细的，嘴里聊着谁家姑娘订了亲，彩礼是几匹布；男人们蹲在一旁，旱烟袋叼在嘴上，烟圈慢悠悠飘起来，话题从地里的麦子长势，说到邻村新添的牛犊。我和小伙伴们最疯，绕着树干跑，把落在地上的槐花捡起来，穿成项链挂在脖子上，或是仰着头数枝丫间的麻雀，数着数着就吵起来，又很快和好，笑声能传到村尾。

后来村里通了路，货车能开进来了，卖烟酒的、收药材花椒的，都在树下支摊子，老槐树就成了村子和外头连着的绳，一头拴着故乡，一头拴着远方。

去年冬天回村，看见老槐树上挂了块铁牌，上面写着“富平县古

树名木保护牌”。堂哥说，现在村里年轻人少了，可不管谁回来，都要到树下坐一会儿，摸一摸树皮，说“这手感，还和小时候一样。”林业部门的人也常来，拿着本子记些什么，给打药、除虫，把这棵老树当宝贝护着。

老槐树是看着村子变的。它见过战乱时逃难的人躲在树下避雨，听过改革开放时村里广播里喊的“包产到户”，如今又看着年轻人拖着行李箱往外走，走的时候会回头望它一眼。它也见过生死轮回，春天的时候，枯枝上冒出新芽，嫩得能掐出水；秋天叶子黄了，落下来铺在地上，踩上去软软的，像一层毯。它从不说话，就那么立着，风来的时候，枝叶沙沙响，像是在说“孩子，根在这儿呢”。

前阵子和姐姐带着她的孙子

回村，他仰着头看老槐树问：“这树会老吗？”我指着树根处刚冒出来的嫩枝说：“你看，它每年都要换一次新叶，就像老爷爷冬天会穿新棉袄一样。”他似懂非懂，捡起一片落在地上的槐树叶，夹进他的小书里。走的时候，他突然跑回去，踮着脚把一颗水果糖塞进树皮的裂缝里，小声说“给你吃，下次我还来。”

我现在住在县城里，窗外是高楼，是水泥地，没有了老槐树的陪伴。累了、烦了的时候，就会闭上眼想老槐树下的光影，想乡亲们的笑声，想风穿过树叶的声音。那棵老槐树，早不是一棵普通的树了，它成了我揣在心里的故乡，是我走多远都能回头找到的根。老槐树立在那儿，故乡就还在那儿，等着我回去……

滩涂里的耙声

■ 张永涛

北部湾的风总往车窗缝里钻——不是城市楼群滤过的风，是簕山古渔村的风，裹着咸湿，沾着细沙。

村头木牌的字还亮在我的记忆里：这处嵌在防城港企沙半岛的村落，聚居着七十多户三百余人，大半是李姓。明正统年间，中原李氏“陇西堂”的一支族人辗转渡海，撞见这片蟹形的风水宝地，滩涂边生着一种簕树，便把“簕山”作了村名；直到2009年伴随着旅游开发，才添上“古渔村”的后缀。

初到的午后，滩涂把天空浸成

了透亮的蓝。海水漫过细沙，木桩牵着渔网卡在浅浪里，投下歪扭的影子，远处的渔船是个淡淡的小点，浮在风间。望见滩涂深处有渔民开着三轮车飞速行驶，我才鼓足勇气，踩着没踝的软沙继续前行，鞋子很快湿透，裤腿沾满了泥沙。

老远就看见一个弯曲的身影，走近了才渐渐清晰。那双蓝胶鞋陷在浅泥里，粉花宽檐帽遮着半张脸，脊背弯得像被海风压了多年的木杆，手里的铁耙齿挂着湿沙，脚边歪放着个红塑料桶，桶里堆着半盆青白色的扇贝，裹着细沙，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我凑过去喊“阿婆”，海风裹着话音撞进浪里，她似乎没听见，依然顾着手中的活儿。我又喊了一声“阿婆”，她才微微侧过脸，耳鬓的白发沾着细盐粒，往前凑了半尺：“你说啥？风大……”我帮她捡拾挖出来的贝壳，好拉近距离再聊天。她的方言裹着咸湿的尾调，三句里我只能抓住“扇贝”“埋沙”“下午来”几个词——后来才拼凑完整：每天后半夜潮涨，中午开始退潮，海水会把扇贝、生蚝这些贝类埋

进细沙；等下午滩涂显露出来，她就提上耙子和桶来刨挖。

她忽然伸手，稳稳捏起一个带螺旋纹的小贝壳，塞进我手里——壳上还沾着她掌心的温度，潮潮的。“好看，拿切(去)。”

我蹲在旁边看了半晌：她的耙子落得轻，一钩一挑，沙里就滚出个完整的贝，手腕的筋绷得紧实。我瞧着新鲜，凑上去笑着问：“阿婆，我能试试不？”她把耙子往我手里一递，我学着她的样子往下钩，力气没收住，铁齿狠狠扎进沙里，一挑就是半捧湿沙——裹着的贝壳要么被翻得更深，要么被齿尖磕破了壳，嫩肉黏着沙粒露在外面。折腾了一阵子，居然没挖到几个像样的。再看阿婆，她让我停下来，弯腰在我挖过的沙里刨了刨，竟然刨出不少，除了扇贝，还有生蚝，颜色、形状都不一样。

眼看她的红桶快堆满，我忽然说：“阿婆，这桶贝我全买了，我和朋友晚上尝尝海鲜。”她愣了愣，皱纹里漾开笑：“这要不了几个钱哦。”我掏口袋才想起没带现金，便说给她扫微信，她却摆摆手说没有

手机。“我先提回民宿，放下就拿现金过来给您，成不？”她把桶往我手里一塞：“没事，你拿去，等你。”话音刚落就转身，耙子又落回沙里，“唰啦”一声，又一个完整的贝滚进了空盆里。

那晚，村口小饭馆的老板娘端上来一盘炒花甲，还有一盆海鲜汤，白汽裹着咸鲜漫出来——正是阿婆挖的贝，和冬瓜同炖，汤清得像退潮后的浅洼，贝肉蜷在壳里。我捧着热汤忽然懂了：阿婆蹲在滩涂里的时辰，从不是生计的妥协，而是把大海的馈赠，一点点剖成手里的贝、碗里的暖。连那声“等你”的信任，都像滩涂的沙，柔软却坚实。

海水不知何时涨了上来，天刚亮时，那一簇枯树孤零零立在水里，已看不见昨天的根，枝丫裸露着，却牢牢扎进滩涂的软泥——像阿婆的背，弯着，却没塌。

原来这世间的“永恒”，从不是高大的钢筋水泥，而是阿婆跟着潮汐起落的耙声，是枯树扎进柔软的根——是把自己嵌进自然的节奏里，不慌不忙地，让日子长成潮汐的一部分。

告读者

因本报服务热线965369升级改造，自12月1日起，暂由82267606、82267607承接原服务功能。如您有新闻报料、发行征订、监督举报或其他服务需求，敬请拨打，我们将一如既往为您提供贴心服务。

三秦都市报社